

星

卡扎凱維奇著

蔣路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星

卡扎凱維奇著
蔣路譯

*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

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389) 字數: 69 十

開本 31" × 43" $\frac{1}{32}$ 印張 3 $\frac{7}{8}$ 插頁 7

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35000

定價 (6) 0.46 元



作 者 像

關於本書作者

艾曼努依爾·庚利霍維奇·卡扎凱維奇（一九一三年生），蘇聯作家，一九四四年加入蘇聯共產黨。他生長在烏克蘭一個教師的家庭裏，曾經在遠東的建築工地上工作，當過集體農莊主席，爲共青團報紙寫過稿。一九四一—四五年偉大衛國戰爭期間，卡扎凱維奇以志願兵的資格上前線，曾擔任偵察隊的指揮員，參加衝擊柏林之役。卡扎凱維奇的第一部中篇小說星作於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獲得斯大林獎金，這部小說是根據他在前線的感受寫成的，它向讀者展示了充滿危險和忘我的勞動的偵察員生活。卡扎凱維奇的中篇小說草原上的兩個人（一九四八年）受到了各報刊的嚴厲批評。卡扎凱維奇的長篇小說奧德河上的春天作於一九四九年，一九五〇年獲得斯大林獎金，那是戰後文學中的重要著作之一；這部小說裏面沁透着樂觀的蘇維埃愛國主義感情，它所描寫的是偉大衛國戰爭最後階段的各種事件——一九四五年的勝利、希特勒匪幫的潰敗、德國人民的覺醒以及新的民主德國的開始建立。

Э.М. КАЗАКЕВИЧ

ЗВЕЗДА

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ВА, 1951. 插圖根據“ЗВЕЗДА”(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49)複製, 係 В. ВЫСОЦКИЙ 所作。

內容說明

這部小說是描寫蘇德戰爭期間一羣蘇聯偵察員在前線和敵人後方的生活與鬥爭的。這裏沒有雄偉的戰鬥場面和複雜的事件,然而作者却以非凡的概括能力,通過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和幾個富有教育意義的人物,表現出了紅軍獲得最後勝利的主要原因,因而受到廣大讀者的熱烈讚揚。

原書曾於一九四八年獲得斯大林獎金二等獎。這個中譯本初版於解放以前,這次出版前曾由譯者根據新版原作重新校訂過。

第一章

進攻中的師向無邊無際的森林深入着，終於被這森林吞沒了。

無論是德國坦克或者德國空軍都沒有做到的事，這一片遼闊的森林地帶和被戰爭破壞、被春天的雪水沖毀了的道路，却替它們做到了。裝着彈藥和糧秣的卡車停放在遙遠的森林邊緣。衛生車陷在冷落的林間小村裏。砲兵團沒有汽油，大砲橫七豎八地擺在無名河流的兩岸。不幸得很，所有這一切跟步兵是愈離愈遠了。孤零零的步兵却節省着口糧，愛惜着每一顆子彈，還是繼續往前推進。隨後連他們也開始感到支持不住。他們的追擊越來越鬆，越來越缺少信心，德國人就利用這一點，避開他們的打擊，匆匆地往西逃竄了。

敵人不見了。

雖然沒有敵人，步兵還照樣執行着自己的任務：佔領從敵方奪回的地區。但是找不到敵人踪跡的偵察員，光景却再淒涼不過了。他們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沿着路旁行進着，

好像失掉靈魂的軀體。

師長謝比欽科上校乘着他的吉普車，追上了這樣一羣偵察員。他慢慢地下了車，站在稀泥爛漿的、被破壞過的道路中間，兩手撐在腰裏，嘲弄地微笑着。

偵察員看到師長，也都停下了。

『怎麼樣？』他問，『找不到敵人啦，我的老鷹？敵人在哪裏？在幹什麼？』

師長記得他師裏所有的軍官的面貌。他認出在前面領隊的偵察員特拉夫金中尉，於是責備地搖搖頭：

『你也不知道嗎，特拉夫金？』接着又尖刻地說：『這樣打仗真是開心哪，——在村子裏喝喝牛奶，跟娘兒們鬼混鬼混……有你們這麼一批寶貝，打到德國都不會發現敵人的。太愜意了，是嗎？』他忽然快活地問道。

師參謀長加利耶夫中校坐在汽車裏，沒精打彩地苦笑着，上校的情緒的突然變化使他感到驚奇。上校剛才還爲了他辦事不力，狠狠地申斥過他一頓，所以加利耶夫滿面愁容，一句話也不說。

師長一看見偵察員，情緒就轉變了。謝比欽科上校一九一五年開始服兵役時是一名步兵偵察員。他在偵察部隊裏受過戰鬥的洗禮，得過聖喬治勳章。他永遠喜歡偵察員。

看到他們的綠色偽裝外衣、晒得黑黑的臉孔和靜悄悄的步伐，他心裏總是說不出的高興。他們排成單行，一個跟一個，沿着路旁行進，隨時都準備消失與隱沒在寂靜的森林中、高低不平的地面上和黃昏時分若隱若現的陰影裏。

不過師長這一次的斥責却是嚴厲的。讓敵人逃掉，或者，借用軍事條令上的生動的術語來說，讓敵人逸去，——這對於偵察員是一種極大的煩惱，幾乎是一個恥辱。

從上校的話裏，可以感覺出他對全師命運的深沉的憂慮。他担心跟敵人遭遇，因為他這個師已經削弱了，後勤部隊又離得太遠，雖然他同時又希望總有一天會碰上這些消失了敵人，跟他們幹一場，摸清他們的意圖和能耐。再說，他也真應該停下來，整頓整頓人員和軍需了。當然，他甚至對自己也不願承認：他的心願是同全國人民的熱烈希望相反的，但他總是夢想着攻勢會停一停。

偵察員們默默地站在那裏，用兩條腿輪流支持身體。他們的樣子怪可憐的。

「這就是你的耳目啊，」師長對參謀長輕蔑地說了一句，便坐上汽車。吉普車開動了。

偵察員們還站了一會兒，然後特拉夫金慢慢地往前走，其餘的人也跟着移動了。
特拉夫金習慣地靜聽着每一種音響，一面想着他這個排。

和師長一樣，中尉希望跟敵人遭遇，可又擔心真的遭遇。他希望，因為職務這樣要求着他，還因為被迫『賦閒』的日子對偵察員起了極壞的影響，怠惰與疏忽這付蜘蛛網已經纏住了他們。他擔心，却是由於攻勢發動時他隊上原有十八個人，如今只剩了十二個，儘管他們中間有全師聞名的安尼康諾夫、大胆的瑪爾欽科、慍悍的瑪莫奇金以及久經考驗的老偵察員布拉日尼科夫和貝科夫。其餘的原先多半是步兵，在進攻過程中從各部隊徵集來的。眼下這些人都很高興當偵察員，他們三五成羣，一個挨一個地行進，享受着步兵部隊想像不到的自由。榮譽和尊敬環繞着他們。這自然不能不使他們覺得榮幸；他們看來好像一羣老鷹，但是他們在工作中會怎樣表現，可不知道了。

現在特拉夫金明白了：正是這些原因使他不能操之過急。師長的斥責叫他苦惱，何況他知道謝比欽科對偵察員一向是偏愛的。上校的綠眼睛用上次大戰中有經驗的老偵察員謝比欽科下士的精明眼光望着他，這個論年齡與命運都跟他完全不同的人似乎在挑戰地說：『喂，讓我們來看看，你這個後進跟我這老手比一比怎麼樣。』

這時偵察排走進村子來了。那是一個普通的西烏克蘭村莊，莊戶稀稀拉拉的。受難的耶穌從三人高的大十字架上面俯瞰着戰士們。街頭很荒涼，只有各家各戶的狗叫聲和窗口上家織亞麻布窗帷的輕微的晃動，表明人們正在凝神注視路過村莊的戰士。

特拉夫金把隊伍領到山丘上一所孤立的房屋跟前。一位老太婆開了門。她趕開她的大狗，從兩道花白的濃眉底下，用深深凹陷的小眼睛從容地打量着戰士們。

「您好哇，」特拉夫金說，「我們想在您這裏歇一會。」

偵察員跟着她走進一個有油漆地板和許多聖像的整潔的房間。戰士們早已不止一次地注意到，這一帶地方的聖像同俄羅斯的兩樣，——沒有金屬飾邊，聖者的端正的臉上總帶着些甜膩膩的味道。至於那老太婆，她完全和基輔或車爾尼戈夫附近的烏克蘭老大娘一模一樣，穿着重重疊疊的亞麻布裙子，一雙小手乾癟癟的，滿是青筋；她跟她們不同的，只有那對刺人的眼睛中的惡毒的光輝。

可是，雖然她陰鬱地、近乎敵視地沉默着，却給這些外鄉的戰士端來了新鮮麵包、濃得像奶油的牛乳、醃黃瓜和滿滿一鐵鍋馬鈴薯。但她的神色是那樣陰鬱，態度又那樣不友好，簡直叫人一點也嚥不下喉。

「真是個土匪的老娘！」一個偵察員嘀咕道。

他只猜中一半。老大娘的小兒子確實正在綠林中出沒，大兒子却參加了紅色游擊隊。作為土匪的母親，她滿懷敵意地沉默着，而作為游擊隊員的母親，她却慇懃地替戰士們打開了她的小屋的門。她給偵察員端來煎肥肉片和一瓦罐酸汽水當點心，接着，游

擊隊員的母親又讓位給土匪的母親了：她露出黑沉沉的臉色，在一架佔據半個房間的織布機旁邊坐下來了。

伊凡·安尼康諾夫中士，一個生有寬大的、傻氣的臉孔和非常敏銳的小眼睛的沉靜的人，對她說：

『你爲什麼像啞巴樣的不出聲呀，老太太？陪我們坐一坐，聊聊天吧。』

駝背而枯瘦的神經質的瑪莫奇金中士輕聲取笑道：

『安尼康諾夫這傢伙呀，就愛向女人獻殷勤！人家一個老太婆，他也要去跟她瞎扯！……』

特拉夫金專心思索着，走出屋子，在台階旁邊站下。村莊好像睡着了似的。上了腳絆的農家馬匹在山坡上走動。四周靜悄悄的，只有兩支交戰的軍隊急速過境以後的村莊，才會這樣清靜。

『我們的中尉又在想心事啦，』特拉夫金走出去的時候，安尼康諾夫說。『師長怎麼說的？打仗真開心？喝牛奶，跟娘兒們鬼混……』

瑪莫奇金生氣了：

『師長說什麼，這是他的事。你管得着？你不想喝牛奶就不喝好啦，桶子裏有的是

水。這不關你的事，這是中尉的事。他要對上級負責。你總想作中尉的保姆。你算老幾？鄉巴佬罷了。要是我在刻赤碰到你，只消五分鐘就能把你剝個精光，賣給魚兒當飯吃。」

安尼康諾夫毫無惡意地大笑起來：

「一點不錯。剝個精光——這是你的看家本領。說到吃麼，你也是一把好手。」

「那又怎麼樣？」瑪莫奇金猛烈地反駁道，像平日一樣，他被安尼康諾夫的鎮靜態度激惱了。「吃吃也沒有什麼不對呀。一個聰明的偵察員吃得比將軍還好。吃飽了會變得更勇敢，更機靈。懂吧？」

臉孔紅紅的、生着亞麻色頭髮的布拉日尼科夫，圓臉上長滿雀斑的貝科夫，十七歲的小鬼尤拉·戈魯波夫斯基（大家都叫他「鴿子」）^②，身材高大的美男子費奧克吉斯特夫和其他的人都露出微笑，聽着瑪莫奇金的熱情的南方口音和安尼康諾夫的平靜流利的話語。只有牙齒白晳而皮膚微黑的寬肩的瑪爾欽科，一直挨着老太婆，站在織布機旁

② 刻赤是克里米亞的一個海港。

③ 「戈魯波夫斯基」一字的字根意爲「鴿子」。

邊，盯住她那乾癟癟的小手，帶着城裏人的天真的驚訝，反覆說：

『這簡直是一個工廠啊！』

瑪莫奇金跟安尼康諾夫的爭吵——有時嘻嘻哈哈，有時却動了真火——涉及了各種事情：刻赤的青魚是否勝過伊爾庫茨克的鮭魚，德國衝鋒槍比蘇聯衝鋒槍好還是差，希特勒是瘋子或者只不過是無賴，第二戰場究竟什麼時候才能開闢；在爭吵中瑪莫奇金總是攻擊方面，安尼康諾夫却狡猾地瞞起靈敏的小眼睛，溫和而又尖刻地自衛着，他的鎮定態度使瑪莫奇金大大地冒火了。

瑪莫奇金生成一付愛吵鬧的人和神經衰弱者的急躁脾氣，常常被安尼康諾夫那種鄉下人的穩重與溫厚所激惱。這惱怒中還摻雜着隱秘的嫉妒的感情。安尼康諾夫得過勳章，而他只有獎章；首長對待安尼康諾夫幾乎像對待自己的平級，對他卻幾乎像對所有其餘的人一樣。這一切都傷了瑪莫奇金的心。他只好這樣安慰自己：人家安尼康諾夫是黨員，因此當然會得到特別的信任；但話又說回來，在心坎裏，他自己也很欽佩安尼康諾夫的沉着的勇敢。瑪莫奇金的勇猛却往往是一種矯飾，需要虛榮心去不斷地刺激它，他也明白這一點。瑪莫奇金的虛榮心重得厲害，他終於給自己樹立了一個好偵察員的聲譽，他確實參加過許多光榮的工作，雖然在工作中起頭等作用的還是安尼康諾夫。

但是，在戰鬥停歇的期間，瑪莫奇金可大出風頭了。還沒有參加工作的青年偵察員都滿口稱讚他。他向人家炫耀他的肥大的燈籠褲和黃色的紋皮靴，他的襯衫領子永遠是敞開的，帽頂鮮綠的古班帽底下洒脫地露出一撮烏黑的前髮。粗笨的、臉孔寬大、有點傻氣的安尼康諾夫怎麼能跟他比！

他們中間每個人的出身和戰前的生活，全在他們的行為與性格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記——西伯利亞人安尼康諾夫的農民式的頑強，五金工人瑪爾欽科的機警和精明，港口人瑪莫奇金的放蕩不羈。但過去已經是非常遙遠的事了。他們一心一意地打仗，不知道戰爭還要拖延多久。作戰成了他們的日常生活，這個排變成他們唯一的家庭了。

家庭！這是一個奇異的家庭，它的成員享受共同生活並不太久。有些人進了醫院，另一些人走得更遠，走到誰也不能從那裏回來的地方去了。這個家庭有過一段短促然而光輝的歷史，一『代』又一『代』地流傳下來。有人還記得安尼康諾夫剛進偵察排的情形。他很久沒有參加工作，因為老手們誰也不敢帶他。固然，這個西伯利亞人的強大的體力是一大優點：如果必要，他甚至於可以綽綽有餘地攔腰抱住兩個人，把他們活活箍死。但安尼康諾夫是那樣碩大和笨重，偵察員都很担心：萬一他犧牲了或是掛了花，可怎麼辦呢？你試試從砲火中去搶救他吧。他也懇求過他們，還賭咒發誓地說，要是他掛

了花，他自己管保能爬回來，要是犧牲了呢：『見你們的鬼，德國人還能拿一個死人怎麼樣！』——可是他的懇求和誓言毫無效果。直到不久以前，新的指揮員特拉夫金中尉來他們這裏接替負傷的斯克伏卓夫中尉時，情況才改變了。

特拉夫金第一次出去偵察就把安尼康諾夫帶在身邊。這『大個子』敏捷地抓到了一個又高又壯的德國人，叫其餘的偵察員連讚嘆一聲都來不及。他神速地、悄悄地行動着，活像一隻大貓。連特拉夫金也很難相信，在安尼康諾夫的防雨斗篷裏掙扎着的竟然是一個給悶得快死的德國人——整整一個月來全師所夢想的『舌頭』。

第二次，安尼康諾夫又跟瑪爾欽科中士合力抓到一名德軍大尉，當時瑪爾欽科腿部受了傷，安尼康諾夫只好把那德國人和瑪爾欽科一起拖回來，他輕輕地抱住同志和敵人，生怕讓兩人受到同等程度的傷害。

老練的偵察員們立功的故事，是夜間長談的主要話題，這些故事刺激着新兵的想像力，使他們對自己的職業的優越性產生了自豪的感情。現在，戰士們遠離着敵人，好久無事可做，都變得懶散了。

好好吃了一頓，又舒舒服服地抽過馬合煙之後，瑪莫奇金說他希望留在這村子裏過夜，弄點燒酒喝喝。瑪爾欽科也含糊地說：

『對啦，這會兒還要忙什麼……反正追不上了。德國人溜得真利索。』

這時房門開了，特拉夫金走進來，用指頭指着窗外那一羣帶腳絆的馬，向女主人問道：

『老太太，這都是誰家的馬？』

其中的一匹馬，前額上有白斑點的栗色大母馬，是這位老大娘的，其餘都是左右街坊的。過了二十來分鐘，街坊們被召集到老大娘的小屋裏，特拉夫金匆匆塗好一張收據，說：

『要是各位願意的話，就請你們派一個娃兒跟我們一道去，讓他把馬送回來。』

農民很贊成這個提議。他們每個人都清楚地知道：幸虧蘇軍推進得迅速，德國人才沒有來得及搶走全部牲口和燒掉村莊。他們不會阻撓特拉夫金，立刻挑出一個牧童，叫他跟着隊伍出發。這個披羊皮外套的十六歲的少年，對於交託給他的重要任務感到又驕傲，又恐懼。他解開馬的腳絆，套上韁轡，然後汲了井水來飲馬，不久他通知說，可以動身了。

不大工夫，一隊騎兵開始往西方飛快地馳去了。安尼康諾夫湊近特拉夫金，斜眼看
看並排騎行的少年，輕聲問道：

『中尉同志，你這樣徵用馬匹，不會挨批評吧？』

『對啦，』特拉夫金想了一想，回答說，『也可能挨批評的。不過我們到底能追上德
國人了。』

他們會意地相對微笑了。

特拉夫金一面撥馬，一面眺望寂靜而遼遠的古森林。疾風猛烈地吹撲他的臉孔，馬
像鳥兒似的飛奔着。西方被血紅的夕陽照耀着，騎手們往西馳騁，彷彿要追上這夕陽。

第二章

師部宿營的地方在一座大森林裏面，師部周圍的各個團，早已掉進不安的睡夢中
了。沒有生火，因為德國飛機在森林上頭的高空不斷地嗡嗡響着，偵察着過境的軍隊。
打前站的工兵在這裏工作了半天，築好一個美觀的綠色草棚村莊，村中有筆直的小徑，
有清晰的箭頭指標和用針葉樹枝蓋成的整潔的草棚。戰爭期間，這種臨時的『假』村莊，